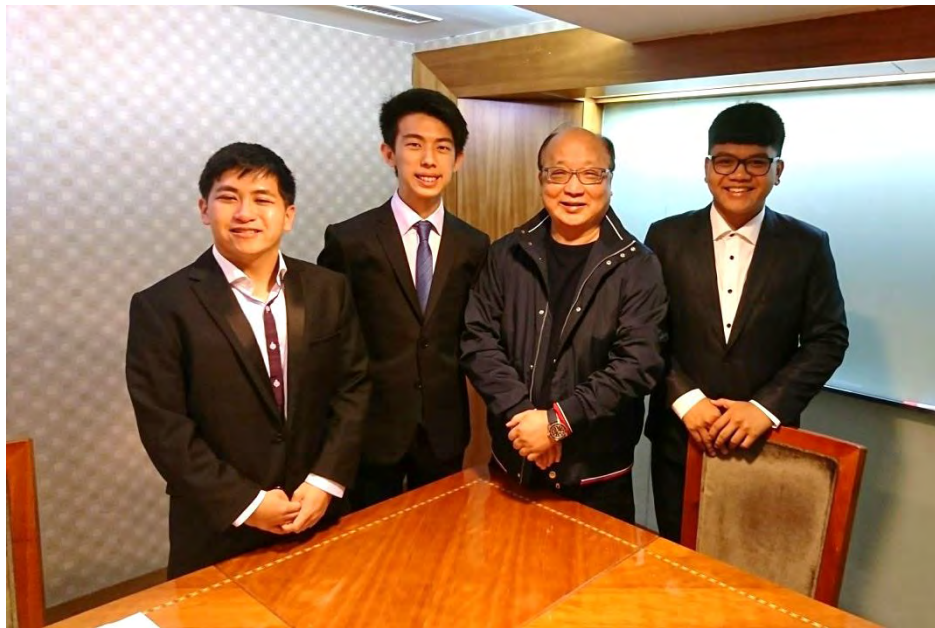


把世界帶回台灣

——胡志強學長專訪



採訪∞朱柏瑞、張憲峰、劉則維 撰稿∞朱柏瑞

帶著親切的笑容，向我們迎面走來，他是外交系的胡志強學長，也是過去臺中市的大家長。橫跨政治及外交兩個領域，早年擔任新聞局長、駐美代表及外交部長，縱橫捭闔為國家謀求利益；近來則是剛從臺中市長的位置退下來，擔任旺中媒體集團的副董事長。他是政大外交系第一位擔任駐美代表和外交部長的系友；他是牛津大學唯一沒有經過口試就拿到博士學位的學生；他是地方自治史上，擔任最長一段時間的地方首長。

在簡單問候學長後，便開始進行今天的訪談，他告訴我們，今天會接受我們採訪的原因，是因為他不想讓年輕人失望，不希望年輕人覺得他們做官的人很大牌，不希望和年輕人有一道鴻溝，讓我們感受到他的真誠和他的親切。接下來，便是他的精采故事。

憧憬 外交官的光鮮亮麗

學長出身平凡的家庭，第一次認識外交官這個職業，是透過黑白電影，看到外交官的光鮮亮麗，使他萌起了成為外交官的念頭，希望能夠改變並過著有水準的生活，因此他開始對涉外事務以及涉外生活感到興趣，開始加強學習英文，高中甚至成為全校英文演講的代表。他告訴我們，學習英文就是要先聽，然後嘗試開口講，不用害怕丟臉，語言是要拿來使用的，很多人都覺得說英文很痛苦，但他告訴他們：「只要你願意說，絕對不是你痛苦，而是聽的人痛苦」，所以「說就對啦！」後來到了高三的時候，儘管當時的第一志願是臺大的管理學院，但他仍以政大外交系作為自己的第一志願，為的就是從小憧憬的外交官生活。

向塔尖尋夢：我在牛津的日子

學長大學畢業後先到了美國，在南卡羅來那大學修讀碩士學位，原本想到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，但是只申請到塔夫茲大學，於是便轉到英國南安普頓大學，捲土重來從碩士重新修讀。拿到碩士學位之後，南安普頓大學希望他留下完成博士學位，但是他認為英國名校之多不試可惜，而牛津在國際關係的選擇又比劍橋來的多，因此申請牛津並成功錄取。所有錄取牛津的學生在一開始都只是「試讀生」，必須在一段期間後寫一篇論文交給老師批閱，老師如果滿意，就可以晉升為碩士生；老師如果不滿意，則會叫你走路。學長在第一年試讀後，交出一篇論文，不經過口試成為了碩士生；又過了一年，學長寫了一篇論文準備申請晉升為博士生，教授對他的論文讚譽有加，因此不經過口試直接晉升為博士生，這在牛津大學是非常少見的。到最後考博士那一天，學長備感壓力，備戰七年終於要上火線，他進去面對兩位教授，終於要開始應戰了，但是那兩位教授卻說：「我們應該很有風度地告訴你，我們都看了你的論文，我們認為你夠資格做博士，所以胡博士，我們恭喜你。」在那一剎那他崩潰了，準備了七年要打仗，卻被告知停戰了、和平了，讓他相當茫然。

在拿到博士學位之後，有傳聞說他是牛津大學唯一沒有經過口試就拿到博士學位的人，但他卻渾然不知，一直到有一次回牛津大學演講，有一個日本學生，看到他就跳著衝過去說：「你叫那個什麼？ Jason Hu 嗎？」他說是的，「哎呀，我真的碰到你了，我好景仰你，你是牛津唯一沒有考試就拿到學位的人。」他說他有考，但是後來才意識到最後一場也不算真的口試，因為沒有考。學長最後告訴我們，選擇牛津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它是一間將近千年的學校，它的氣氛、它的教學、它的制度、它的師資、它的學生，都是非常具有素質、非常優秀的。

從駐美代表到外交部長

從過去到現在，中華民國面對來自對岸在國際上的打壓也從未停過，學長也和我們分享過去他從事外交工作時的經驗，以及如何面對外交上的困難。他說在美國有一百多個大使館，但只有一個大使不能叫做大使，就是中華民國的駐美代表。過去擔任駐美代表的時候，如果公務上需要洽公，不能到白宮，不能到國務院，只能到國會，所以當時的工作重點都放在國會。而只要在很多人出席的重要活動，中共的大使看到他在場，一定會告訴主辦單位不要介紹他，當時的同仁覺得非常生氣，告訴他：「以後他再講，我們不去。」他則回答：「我們不是來這裡求快樂的，我們是為國家的利益，只要對國家有利益，場面再艱困，也要去；如果對國家沒利益，再快樂也不必去嘛。」

對中共打壓的例子，譬如參加柯林頓總統的第二次就職典禮，他憑著好人緣，想盡辦法也要替自己安排一個好位置，但是美方不敢把他放在外交圈裡，所以只能跟所有外交眷屬坐在一起；另外一個例子，他曾經應邀參加美國前駐華大使駱家輝的華盛頓州州長就職典禮，那因為中共的壓力，他只能跟他的家人坐在一起。州長告訴他：「大使，我很抱歉啦，你是我的 family，你是我的家人，我把你放在 family 跟我爸爸媽媽哥哥姊姊坐在一起。」州長非常客氣，但是就是不能把他放在外交官那一區。後來在擔任外交部長的時候，他告訴中共：「我們參與國際活動，是為了生存與發展，不是為了要創造兩個中國，真的不要誤會，我們總要有呼吸的空間。不能每一次我的頭冒出水面，你就往下壓。我們是一個選舉出來的政府，我們有生存與發展的必要。」

實現 世界的大臺中

學長是實施地方自治以來，我國擔任地方首長任期最長的，顯現市民的信任，他也和我們分享，過去的外交經驗對治理城市的幫助。他認為城市競爭已經變成國家發展的重大議題，城市的進步就是國家的進步，沒有一個國家是國家進步但城市退步的，所以中央應該讓出國際舞臺，讓城市也活躍於國際，最不容易引起兩個中國的爭議。他看到了這個空間，而且覺得臺中市的各種條件足以成為一個國際上的大城市。由於曾經做過外長，在外交圈裡朋友特別多，因此可以為臺中市爭取到更多機會；而且他也在國外待了很長一段時間，可以說全世界的大城市幾乎都造訪過，所以在城市治理方面，很多都是借鑑曾經看過的城市。

他認為一個城市，絕對不是什麼都講求第一，因為全世界太多第一，昨天的第一今天就會變成第二，明天就會變成第三。他說過一句很重要的話：「We don't have to be the number one, but we must try to be the only one.」所以他做了亞洲唯一的地下公園——秋紅谷。秋紅谷本來要蓋展運中心跟會議中心，但是因為廠商沒有按工期完成，他便收回這塊土地，留下了一個大地洞。收回土地後面臨一個痛苦的決定，花兩億將地洞填平，填平完了還是荒地；還是花兩億將它改建成公園，那就變成亞洲最獨特的公園，於是秋紅谷就誕生了。學長還提到，秋紅谷裡面特別保留了一個很大的水堀作為蓄水池，解決了臺灣大道的淹水問題；而秋紅谷的環境維持方面，他堅持不用除草劑(weed killer)，反而是請打工族、街友定期來拔雜草，不僅保留了所有的蟲類，更帶來了美麗的鳥禽。每天早上大約五點鐘左右，臺中的珍奇異禽都飛到秋紅谷，很多人去欣賞、去拍照，而且他在秋紅谷也辦了很多活動，讓它成為臺中的新亮點。

另外臺中有一條他任內完成的 74 號環線，是臺灣第一條城市公路環線。國外每個大城市都有環線，臺灣卻沒有一個城市有環線。學長告訴我們，因為當初日據時期的時候，日本人並沒有環線的觀念，可是戰後日本也效法國外修築環線，因此現在東京、大阪、京都都有建設環線，但是臺灣沒有人修。在擔任外交部長的時候，看到全世界的大城市都有建設環線，他才想到臺中應該也要建設環線。學長提到，他最大的理想是做一個小環，在舊臺中市的市內，調整紅綠燈做一個環線；一個中環，就是現在的 74 號臺中環線，現在繞一圈只需要 40 分鐘；本來還有一個大環的構想，大里、太平到豐原，豐原到大甲，大甲再到清水，並從清水拉到烏日，最後再拉回霧峰、大里。但是他在規劃 74 號臺中環線的時候縣市還沒合併，所以沒有去構想臺中縣的環線，等到他做了大臺中的市長，馬上規劃大臺中環線，可惜連任失利所以沒有完成。環線是一個很大的觀念，這也是從國外師法的，他覺得他帶進很多的國際觀，辦了很多國際活動，甚至 Lady Gaga 都曾經造訪臺中，這也是他認為外交經驗，對城市治理上最大的助益。

以前的胡局長 現在的胡副董事長

學長在西元 1991 到 1996 年曾經擔任過我國的新聞局局長（現已裁撤），而現在則擔任旺旺中時媒體集團副董事長，乍看之下兩者都與媒體有關，但實際上兩者是大相逕庭的。他告訴我們，這兩個職業傳統觀念是相對的，新聞局長固然跟媒體工作，不過是把媒體當作政府與民眾的橋樑，把橋樑切成兩半，新聞局在上面，它提供資料；媒體在下面，消化這些資料再轉給民眾。在新聞局他常常指導同仁，如果政府刻意隱瞞消息，那麼媒體對政府不友善，政府的形象就會變差，而且這個現象現在越來越明顯。所以並不是媒體仰賴政府提供消息，而是政府更需要媒體傳遞訊息，因此他都盡量提供消息給媒體。有時候媒體會開他玩笑說：「哎呀！這個胡局長，講這麼多害我們都不能發揮獨家的功力了。」

回憶起他剛到任的時候，新聞局同仁告訴他：「局長你新來，我幫你準備了一個發言稿，前面五條是可以講的，中間五條是他問你就講，他不問你不要講，最後五條是絕對不能講。」他就問同仁：「中間五條既然可以講，為什麼不一次講完要等他問？萬一沒有問，是政府吃虧還是媒體吃虧？」學長認為是政府吃虧，所以十條全部告訴媒體，最後五條不能講才沒有講。他認為媒體也是社會成長很重要的一個部分，政府必須尊重和依賴媒體，與媒體為敵對政府沒什麼好處。至少他在新聞局的時候，媒體都認為他帶來一股新的作風，因為他秉持不欺騙、不利用、不誤導的原則。他認為這兩個工作，表面看起來很類似，但是實際上有很大的差別。以前在政府工作的經驗，是需要了解媒體，但他現在更了解媒體，同時也盡量將在政府體制內學到的知識帶到媒體，避免媒體有時候也會誤解政府。

至於談到過去許多外交系的學長都擔任過新聞局長，他說那個時候重視外交界轉入新聞局，是因為以國際宣傳為主，而且那時的政務官喜歡用外文流利的人以及留學生，所以有外交經驗和這兩個條件的，大概都會做新聞局長。但是後來新聞局的功能已經轉變到以國內為重，外交界的人做政府發言人也已經不那麼常見。

給外交系後輩的話&對政大的感謝

學長只有一句話想要告訴學弟妹，就是「Do better.」求更好，中文叫做要有競爭力。他說：「你要把自己跟別人比，然後你要比他更辛苦，沒有人比別人強啦，我胡志強坐在這裡也沒有比你們強，但是我到這個年齡、這個經歷，我可以告訴你我一輩子經歷很多辛

苦，如果你們覺得沒什麼辛苦，那你就做得更好，左看右看沒有人比別人聰明，只有比別人更努力，我真的這樣想。」他告訴我們他過去替總統、行政院長寫演講稿，他寫完一遍，改一遍，再寫再改，可以改到三十遍，一篇演講稿改到三十遍的時候其實沒那麼辛苦，第三十遍要改其實只要三分鐘，因為幾乎都會背了。修改好的稿子就放在他的腳邊，居然可以疊到膝蓋那麼高，他不想炫耀，只是想告訴我們，要不斷的求更好。而對於自己的母校國立政治大學，他告訴我們他很感激政大，讓他成熟、讓他成長，這是對母校的感謝，他也知道如果不努力，對不起自己的學校。學長也不忘提醒我們，未來若進入公務體系，不論是透過考試抑或是選舉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恆心，沒有人在公務體系是一蹴可幾的。

「You just have to do better.」是學長最後告訴我們的，不管身在何處，都要不斷求更好，才能對得起自己以及曾經幫助自己的人事物。